

第二回 埋劍田詩感花媿

詩曰：

莫向寒窗苦讀書，團中秋色正盈枝。
坐花欲索花顏笑，戴酒難禁酒興癡。
月暗欄杆疑蝶夢，魄消香粉好相思。
兄端風雨何相妒，一夜瓊葩落滿池。

說這王儒珍與陳秋邁，十三歲俱次第入泮，因少年美才，人人欽羨。且兩家相隔不遠，可不時聚首，甚是莫逆。一日秋邁來至儒珍家中，儒珍道：「連日少晤，想見攻苦。」秋邁道：「弟雖讀書，未當至乙夜，亦就睡矣。但每興至欲吟，便思兄九齡風度，而恨咫尺天涯，奈何？」儒珍道：「此亦何難？只消遠卻市塵，或於湖山之間覓一靜室，與兄讀書，便可日夕聚首，又好領略山光水色，曠達襟情，豈不為妙？」秋邁道：「弟亦久有此意，因無可棲之地，故至今未果。兄言及此，洵為同志。但恐寺院庵觀，佛號鐘聲，也覺煩亂。」儒珍道：「兄既厭梵音雜耳，家岳之埋劍園，更有何說？」秋邁道：「弟素慕令岳翁之園，雅勝金谷，每欲一遊，輒因循而止。倘得與兄讀書於中，深慰渴思。但聞令岳翁之寶眷盡居其內，豈可假作嘯歌之地？在兄或可，在弟實恐不便。」儒珍道：「若爾，弟亦不言此園之可矣。因家岳不知何故，仁和夏吏部特薦一本，言家岳吏治之能。天子准奏，新近差官責詔，優旨欽取入都，勢不能辭，數日前已將家眷仍移入城內故宅居住。只在這幾日之間，家岳便要起身赴召。若家岳一去，此園即空，如欲借作誦讀之所，家岳亦何吝而不肯耶？」秋邁見說，大喜：「原來令岳翁有榮召之命，深為欣羨。但亦須先告知尊翁老伯，洵求一言，方為妥當。」儒珍道：「這個弟自能理會。」兩人又說些閒話而別，不提。

且說蔡其志一向不想做官，因九重求治，降敕吏部查訪賢良，開呈御覽欽取。時夏英已任吏部侍郎，向知其志才能，在松江作府時，就有垂青之意。後值其志謝職而歸，因亦丟開。今見了這道旨意，頓起夙昔之心。況是該管之事，故就特薦這一本，又寫書來懇勸勸仕。府縣官見是吏部特薦，皆治酒送行。其志無奈，只得辭別親友，擇日起身。

王悅聞知，亦治渭湖舫，率子儒珍請其志饒行。須臾，其志到來，即時船放中流。座無他客，唯翁婿父子，又且知己，並不拘於禮數，開懷暢飲。少頃，舟抵六橋，酒已半酣，王悅道：「年兄德政孚嘉，帝心簡在，風詔遙頒，崇階榮陟，深使同氣生光。」其志道：「弟昔日不甘以五斗米折腰，幸得解組歸來，深遂林泉之願。今不意夏老有此一番舉動，且迫以欽旨，故無奈就道。雖蒙夏老之推愛，豈知弟心實有不然。」王悅道：「綠野堂雖可娛，黃金印未嘗不樂也。如弟之臃腫，自當藏拙。若兄藝苑青錢，詞林赤幟，故得夏老戀戀作此。中郎一顧，天下賞音。」其志歎了一口氣道：「仕宦人之羅網，奚印綬足念哉？豈若效金樓子蜘蛛之隱，逍遙於湖光山色間之為真樂也！」王悅道：「造化弄人，而山水之靈，豈能久戀主人之跡哉？然雖如此，恐夏老一片熱腸難負。兄權應此召，俟得意時解組未晚。但不知定於何日榮行？」其志道：「今日蒙故人招飲，明日西出陽關矣。」王悅道：「如此，弟有一言奉懇。茲小兒無幽靜之地讀書，欲假吾兄埋劍園權且肄業，不知能借一枝之棲否？」其志見說大笑道：「令郎是弟何人，豈有不能之理。且弟去後。正恐固中無人居止而致荒蕪。若得令郎在內讀書，所極願也。」王悅見說，即令儒珍拜謝。只因說得投機，不覺飲至日暮，方各依依不忍而別。正是：

勸君更盡一杯酒，西出陽關無故人。

且按下蔡其志次日起身，自進都中不提。再表王儒珍，見泰山允了借園，不勝之喜，送別起身，同父回家。次日即與秋邁說知，揀了一日，約同搬至埋劍園來住下。讀書之外，所有詩文，互相評品。真個是好花同看，好句同吟，甚不寂寞。

條忽夏沒秋深，池邊玉芙蓉開得十分華麗。王儒珍道：「有此奇花，可不把酒臨軒，使花神寂寞乎？」即叫自己小廝墨童沽了一瓶期白，買了幾尾鮮魚，兩個在花前對酌。少焉月出，更覺韻致，秋邁道：「對此名花，玉容嬌媚，不減洛陽春色。既有芳香贈我，豈無好句酬之？」儒珍道：「酒澆清月，詩慰寂花，正今夕之興。然須醉吸斗酒，而後豪吟百篇，莫使青蓮獨佔美於前。」秋邁道：「兄風流豪興果不讓古人。」乃斟一巨觥遞與儒珍，道：「滿飲此杯，聊潤詩腸，請兄先吟，弟當繼後。」儒珍接過，一吸而盡，道：『興到便吟，何分先後。』因將玉芙蓉為題，揮成一首遭：

池南池北盡芙蓉，雅操冰心不著濃。
攜酒明晨重過賞，慙慙愛惜五更風。

秋邁道：「兄詩雖好，但要弟答席，該罰酒一杯。」儒珍道：「小弟並無此意，怎說要兄答席？」秋邁道：「兄且飲了此杯，弟若說的不是，倍罰還兄。」儒珍只得飲乾道：「請教。」秋邁笑道：「今夕有酒，且飲今夕之酒，今夕有詩，且吟今夕之詩，故為即情即景。兄詩中有明晨攜酒，豈非望弟攜酒答兄今日之席乎？」儒珍笑道：「此乃弟情鐘於花，惜之之辭，豈欲兄答席而有此言耶？」秋邁道：「鍾情於花，何必及酒？若弟另有鐘法。」儒珍笑道：「且不必爭，看兄鐘來。」秋邁大笑道：「有理。」因向花微笑，和成一絕。先高聲朗吟了一遍，遞與儒珍道：「絕妙！弟的深情俱被筆尖化出。」儒珍接過，只見上寫著道：

青銅鏡裡玉芙蓉，自見花枝意更濃。
若使芳君能解語，寒氈紙帳可春風。

儒珍看畢，笑道：「兄詩越發該罰。」秋邁嚷道：「有甚不佳，卻云該罰？」儒珍道：「詩雖佳，情卻鐘得不佳。適弟之作鍾情於花，尚受兄罰酒。兄詩之情，鐘在花外，豈反不罰耶？」秋邁笑道：「弟豈吝此一杯酒，妨兄東門之役？但弟於花月之間，實有深情。今對此芳標，得無春色惱人之思乎？」儒珍笑道：「牡丹雖已萌芽，還宜含容以待春風，豈可賦此情語？我恐感動花心，則趙師雄之妖梅，兄亦不免。」時秋邁已醉，聽見感動花心妖梅之語，便滿斟一杯，走近花前深深一揖，道：「我錢塘才子陳秋邁，蒙芳卿贈我洛陽春色，月窟奇香，慰我齋頭寂寞，筆底相思，真我知己。倘更辱不鄙，即羅浮之跡，亦可追隨。今茲水犧一杯，聊與芳卿為壽。」祝畢，灑酒於花，高歌起舞。儒珍大笑道：「兄感慨太多，鍾情大癡，禿無近顛狂者耶？但令弟如解語，尚此癡態，倘遇解語如花，弟不知兄更作何狀？」秋邁道：「杜老賦見花即欲死之句，穆宗有惜花量御使之事，吾輩鍾情，能不似此！」

語如花，自當貯之黃金屋，坐以七寶牀，日夕焚香相對，即人世之西方矣。」說罷相視而笑。

二人談笑之間，不覺醅酌。儒珍因醉，入內就寢。秋遴且不去睡，呼童煎茶。自卻移了一張椅子，露坐花間，將玉簫吹動，音韻淒涼。雲移月暗，忽覺微風拂拂，香氣依人。秋遴定睛視之，卻是一垂髫女子，淡妝靚，欲前不前的在花陰之下。秋遴喜動眉宇，忙起身上前，深深作揖道：「寂寞園亭，忽蒙仙子降臨，實為萬幸。但不知誰宅仙眷，何由深夜至此？」只見那女子低鬟微笑，朱唇半啟，如鶯聲嚶嚶的說道：「妾乃鄰家符氏之女劍花，夜來聞君佳章，過蒙垂愛，故特輕造以鳴謝耳。」秋遴道：「適與敝友對花小酌，偶爾成吟，不知芳妹何以知之，辱臨云謝？」劍花笑而不答，手捻花枝。秋遴在明月之下，偷覷劍花，嫵娜如花臨秋水，輕盈著不勝其衣。芳香襲人，不覺靡然心醉。乃逼近一步，笑道：「既蒙賜顧，必有慰我岑寂，豈竟無一言相聞耶？」劍花道：「非妾吝言，第恐耳目較近。今既人聲悄靜，諒必不妨，自當以實相告。但妾雖閨中兒女，酷喜文墨，愛才如命，誓不草草適人。方才聞君朗吟佳句，有意濃解語之詞。雖近輕佻，然細細味之，感慨良深，轉輕佻而成風雅。妾因窺君之貌，風流亦似其詩，不覺心動。故不避自薦之羞，而踐君春風之約耳。」秋遴見說，不勝狂喜，道：「豈知拙作卻成司馬琴心。但念陳秋遴何福修來，得感芳妹高情。第恐此間露冷衣單，請入閣中談心。」遂攜了劍花之手，同進文官閣內坐下，道：「適聞芳妹之言，必然才高蘇小，亦肯賜我以瑤章否？」劍花笑道：「荒蕪微才，豈堪呈覽大方？既蒙俯采芻語，豈好方命，只得獻醜。」卻喜有現成的紙筆即和秋遴的韻，揮一首道：

自甘淡泊潔儀容，白眼如嗔春色濃。

深淺但憑池上月，因循斟酌落花風。

秋遴看畢道：「芳妹佳句，意在言表，真有心人也。吾輩鬚眉愧無地矣。」劍花道：「野草凡葩，豈敢與姚黃魏紫競春色也。」時秋遴挨近劍花身邊，比肩而坐，覺芳香鏤骨，早已心旌搖曳，因笑道：「夜已將午，莫再因循，但憑池上月矣。」劍花微笑不答。

秋遴正欲撫背求歡，忽聞儒珍喚睡而至，忙將詩箋藏入袖中。早見劍花已下瑤階，欲詢下會之期，疾忙趕上，不料失足一跌，忽然驚覺，卻是一夢。原來坐在椅上，竟自睡著在芙蓉花下。只見蕊含濃露，花氣依人，月落參橫，不勝惆悵。秋遴回想夢中之事，恍然在目。忙向袖中摸那詩箋，其詩猶在。即向月看時，與夢中一字不差，不勝駭異。時夜已深，四顧悄然，寂無人聲，惟見樵雲睡著在假山之畔。向前喚醒，回入書房和衣而寢，反覆追思，終夜無眠。正是：

春色惱人眠不得，月移花影上欄杆。

說這秋遴次早侵晨而起，即到芙蓉花邊尋視與美人綢繆之處，歷歷如在。但園外並無鄰近，心中狐疑不決，覺得情慵體倦，回至自己書房，俯几靜思：「昨夜美人果是嬌小嫣美，冶度輕盈，所謂傾國傾城，信不誣也。可恨不做美的王儒珍驚散，不然已成風流之局矣。如今弄得疑疑惑惑，這段幽思怎能消遣？」卻又自想道：「我陳秋遴好癡念頭，這是一場春夢，怎麼認真相思起來，豈不好笑？但既是夢，怎麼又有詩箋之贈？且句出新奇，韻非陳腐，非檀口蘭心，豈能作此香奩佳句？這須不是夢中做得來的。」因又想道：「既不是夢，怎麼不見有一些去來之蹤跡？況且左近並無鄰居，而小妹有鄰家符氏之稱，莫非是妖怪不成？然細味此詩，並觀其人，並無一些妖冶之形；就是妖怪，具此才美亦是斯文一脈。吾輩非禍物者，物豈具傷人之心？此必花神感我昨夜對花一片深情，故有此遇。如今不要管他是夢是妖，今晚再至舊處，看是如何。倘又有奇逢，必要審問的確，便可明白矣。」一霎時便有無限思想。

等得到晚吃了夜膳，瞞著儒珍，悄然獨自來至園中花邊。坐了半夜，并無一些影響，不覺浩然歎道：「春風之約謹矣。劍花何欺我哉？」四顧寂然，覺得情興冷落，無奈歸臥。到得次夜，又去園中等夢，坐了一回不見響動，依然敗興而返。一連等了三四夜，竟無形跡，心下十分不信，道：「果真是夢不成？豈有此理！這詩現在，決非是夢做，今晚不著，到花前苦訴衷腸，看是如何。」

等得到晚，果然又至文官閣前，只見花陰之側，月光之下，早有人行動。秋遴吃了一驚，只道是儒珍，忙閃入暗處窺探，原一來就是夢中美人。秋遴如獲異寶，即上前相見道：「卿好信人！使我在風露中翹待這四五夜。今之相逢，又不要負此良宵，早赴陽台可也。」劍花雙眉鎖柳，低低應道：「與君緣淺；卻將奈何？」秋遴笑道：「只要芳妹不來奈何於我，更有甚緣淺？念陳某決非薄倖，致負芳妹深情也。」劍花道：「妾豈敢奈何於君，實因奈何之勢相逼，不得不奈何耳。」秋遴道：「芳妹今夕言語支吾，是欲背負前盟？不然，卿果何人，卻有甚奈何之勢相逼耶？」劍花遲疑半晌，道：「君不問，妾亦不敢言。妾實非人，乃玉芙蓉之神也。因蒙君一詩之感，杯酒之患，故不避嫌疑，會於文官閣，聊欲慰君寒氈寂寞。不期驚散，以為次夜又好完願。豈料此園花神，道妾盜竊春容，獻媚惑君，大加狼藉，不許妾托根此園，已遣妒花風雨二將，貶妾遠置揚州，限定明日起離故土，不能少緩。今少幸遇花神去赴小春宴，故得潛至一會，只此與君長別矣。」說罷黯然悲泣。秋遴見說驚訝，道：「如此卿乃芙蓉之仙矣。但何物花神，卻如此作惡，而卿又如此恐驚於彼？」劍花道：「此園春色皆此花神執掌，榮枯一惟其指使，焉得不恐驚耶？」秋遴見說淒然道：「然則只此一會，明日即此會不可得矣。」劍花泣不能答。秋遴見其花容慘淡，珠淚盈眸，情不能勝，舉袖向拭。兩下正在淒楚不捨，忽然烏雲四起，墜月無光。劍花棉衣大叫道：「風雨二將至矣。君請自加珍愛，幸勿以妾為念。」語畢，化作一陣香風而沒。秋遴爽然若失，四顧風雨大作。無奈回房，和衣而寢。反覆追思，輾轉不寐。次早侵晨起身。即到園中，果見文官閣前玉芙蓉被夜來風雨連根拔起。秋遴尋視根底，泥土皆無，惟留一穴。心下不勝驚訝，偷看四下無人，對穴暗暗苦切了一番。正是：

早知今日仍離別，不若當初莫遇高。

自此之後，詩酒兩絕，日日沒情沒緒，惟危坐納悶而已。儒珍見其精神恍惚，詰問緣故，秋遴並不肯吐出真情。一日正值冬盡，降下一天大雪，甚覺寒冷。秋遴與儒珍暖酒於文官閣上。賞雪賦詩，酣然暢飲。儒珍道：「追憶秋盡之時，與兄在芙蓉花底停杯問月，覓句撩花。自此之後，不知吾兄何故竟苦讀窗下，不尋樂境，直至今日再見昔時豪興？」秋遴見說，頓然皺眉道：「非弟不尋樂境，是亦樂境尋弟而至苦耳。」儒珍笑道：「兄又來打誑語了。既樂境尋兄，極為人身三昧，豈反至苦？莫非吾兄欲獨學樂而苦弟在此耶？」秋遴徐徐應道：「非也，因羅浮之言驗耳。」儒珍驚問：「若是，則兄果有所遇耶？」秋遴即將那夜遇著劍花和詩並後訣別之事，細細訴說了一遍。儒珍吐舌道：「原來有此奇事。但不知所和之詩做得何如？」秋遴即叫樵雲到書房中牀間枕下取了詩箋，遞與儒珍。儒珍看畢道：「香豔之句實出新奇，不信花月之妖有此才思，怪不得吾兄戀戀。然雖情有所鍾，還望以魯男子之肝曬遠此魔境為妙。」秋遴笑道：「詩傷人佳，香溫玉軟，即魯男子寧不醉心哉。」正是：

憔悴因花病，多情為月癡。

相逢魯男子，我恐亦相思。

只因這一相思，有分教：揚州東閣春風夜，紅拂東歸似向時。不知後事，下回自然分解。

[返回 >>](#) [鐵花仙史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